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負曝閒談 第十四回 安塏第改裝論價值 蒼芳裡碰和起競爭

話說陳鐵血聽見有人叫他，連忙爬了起來，穿好衣裳，趕到樓下。看見一個西裝朋友，一手拄著根打狗棒，嘴裡噓、噓、噓的作響。一轉臉看見陳鐵血，便把帽子摘將下來，和陳鐵血拉了一拉手。陳鐵血請他坐下，這才動問尊姓大名，那人道：「兄弟姓黃，號子文。昨兒有封信拿過來，不知先生看見沒有？」陳鐵血拱手道：「原來就是鹿原先生信裡說的黃子文黃兄了。」

久仰，久仰！」黃子文道：「豈敢，豈敢！」陳鐵血道：「請問子文兄是幾時到上海的，現在寓在什麼地方？」黃子文道：「是前天趁博愛丸輪船來的，現在寓在虹口西華德路一個朋友家裡。從前在日本的時候，聽見鹿原先生說起，先生熱心愛國出於至誠。兄弟聽見了，恨不能插翅飛回來，與先生共圖大舉。」

陳鐵血聽了，便覺得有些不對帳，便沉吟不語。黃子文知道他的心思，便接著說道：「先生老成持重，為守俱優，兄弟是極佩服的。但是現在的時勢腐敗到了極點，古云：『剝極心復，貞下起元。』海內同志諸君，想革命的十居其九。就和把炸藥埋在地下一樣，只要把線引著，便能轟然而起。」陳鐵血見他愈說愈不對帳，只是敷衍了幾句，把他送出大門。

黃子文在路上尋思：「陳鐵血這樣的人，頑固極了。為什麼鹿原中島說起他來，這般傾倒？」一邊想一邊走，早走到黃埔江邊上了。覺得有些疲倦，就叫了部東洋車拉到西華德路，數明門牌，敲門進去。他的朋友正在午餐，他便一屁股望上首交椅上一坐，家人添過碗筷，虎咽狼餐了一頓。盥洗過了，便大踏步出門而去，心裡想：「許久沒有運動了，血脈有些不和。」

今日天朗氣清，不如到個什麼地方去疏散疏散。」主意定了，由西華德路認準了到張園那條路，兩隻腿一起一落，和外國人似的走的飛快。不多時到了，只是累得他滿頭是汗，渾身潮津津的。進了安塏第，看看沒有什麼熟人，覺得無味。將要想到豫園去，那邊轉過一隊人來，仔細一瞧，不禁大喜。你道是誰？

原來是李平等、王開化、沈自由那一班人。

你道這黃子文如何認得他們的呢？原來他們這班人，立了一個出洋學生招待所，凡有出洋的學生，及至出洋回來的學生，都要上他們那裡去住，也有飯可以吃，也有牀鋪可以睡，就像客棧一般，而且價廉物美，每日只取二百文，比起客棧裡來，既是便宜，又是便當。黃子文雖不住在招待所，然有些同伴回來的，一大半住在招待所，黃子文時時去探望同回的那些朋友，久而久之，自然會熟識起來。

閒話休提。且說李平等那些人看見了黃子文，趕忙上來招呼。立定了，說了一回閒話，大家出至台階上，流連眺望。那松柏樹林裡，一陣陣涼風透將過來，吹得衣襟作響。黃子文道：

「爽快，爽快！」回頭看李平等、王開化、沈自由，卻一同走到安塏第去了，黃子文也跟著進去。眾人坐下，茶博士泡過茶來，眾人閒談著。黃子文在身上摸出紙捲煙來，吸著了。眾人聞著氣味兩樣，便問是什麼煙。黃子文說道：「名目叫做菊世界，是日本東京的土產，每盒四十本。日本人的一本就是中國人的一支。價錢也不過金四十錢，金四十錢，就是中國四十個大錢。」眾人都道：「好便宜，好便宜！」黃子文道：「還有一種叫大天狗，出在日本大阪。那個舖子極大，足足有半里多路，人家都管著他叫煙草大王。」眾人自是贊歎。

李平等因問黃子文道：「請教子文兄，在日本留學了幾年了？」子文屈著指頭道：「有五年了。」平王道：「那邊的飲食起居如何？」子文道：「學校裡頭，什麼被褥、台椅、盆巾、燈水樣樣都有，不消自己辦得，不要。飲食要自己買、自己煮，也不至於十分惡劣，有礙衛生。」王開化搶著說道：「現在這樣的時勢，豈是我們這種少年求取安樂的時候麼？只要有益於國，就是破了身家，舍了性命，也要去做他一做，何況這區區的飲食起居上面？」黃子文聽了，肅然起敬。沈自由接著道：

「黃大哥，你改這西裝，價錢貴不貴呢？要是合得算，我們這班朋友通通改了，豈不大妙？就是竹布大褂，一年也可以省好幾件哩。」黃子文道：「說貴呢也不貴，不過在日本穿跟在上海穿兩樣。」沈自由道：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黃子文道：「日本極冷的天氣，也不過像上海二三月天氣，買一套厚些的，就可以過冬。你們在上海，雖說是冬天不穿皮袍子，然而棉的總要好幾層。不然，一出了門被西北風趕回去了。」

沈自由道：「你不要去管它，我且問一起要多少錢？」黃子文道：「常用的衣服，要兩套，每套合到二十塊洋錢，或是二十五塊洋錢。軟胎顏色領衣四件，每件合到兩塊洋錢。為什麼要用顏色的呢？白的漂亮是漂亮，然而一過三四天，就要換下來洗。那顏色的耐烏糟些，至少可以過七八天。我看諸位的衣服，都不十分清潔，所以奉勸用顏色的。外國人有穿硬胎的，硬胎不及軟胎適意。所以以用軟胎顏色者為最宜。白領一打，合到兩三塊洋錢。領要雙層的，不可太低，不可太小，不可過闊，闊了前面容易掉下來。掉下來沾著頭頸裡的垢膩，那就難看了。黑頸帶兩條，每條合到半塊洋錢。鈕釦一副，合到一塊洋錢。厚襯衣三套，是冬天穿的，每套合到三塊洋錢。薄襯衣三套，春天秋天穿的，每套合到一兩塊洋錢。軟胎黑帽一頂，合到四五塊洋錢。鞋一雙，合到八九塊洋錢。弔褲帶一條，合到一塊洋錢。小帽一頂，外國名字叫開潑的，合到一塊洋錢。粗夏衣一套，合到七八塊洋錢。」

黃子文說的時候，沈自由早在身上掏出一本袖珍日記簿來。

這日記簿有枝現成鉛筆，沈自由拿在手裡，黃子文說一句，他寫一句，就和刑房書吏錄犯人的口供一般，等黃子文說完了，他的筆也停了。而且沈自由還會算學，用筆畫了幾划，便搖頭說道：「這麼要一百多塊錢！」黃子文道：「我還是望風一路算的。」沈自由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！像我這樣每月摸不到一二十塊洋錢，哪裡去籌這等巨款制備西裝衣服呢？我還是穿我的竹布大褂吧。」黃子文見他說得鄙陋可笑，便一聲兒不言語，做出一副不瞅不睬的模樣來，沈自由還不覺得，坐在那裡問長問短。到底李平等閱歷深了些，暗扯了沈自由一把道：「天色快晚了，我們回去吧，改天再談。」當下一齊立起身來。李平等掏出幾角洋錢，會了茶鈔，一哄而出。

黃子文慢慢的走到泥城橋，轉了彎，從跑馬廳的河濱有條橫街，就是四馬路上，看那林木青翠，清氣撲人，輪聲歷碌，鳥語繁碎，別有一番光景。少焉夕陽西下，六街燈上，就如火龍一般。黃子文想道：「這時候，朋友家裡將要開飯了，我就是坐了東洋車趕回去，也來不及了。這便如何是好呢？」轉念一想：「有個同來的朋友叫做金慕墩的，在一家春請客，不如去找他吃了一頓，也就完了事了。」想到其間，不覺欣然舉步，走到一家春門口站定腳步，先把門口掛的水牌一瞧，見有「金公館定六號房間」八字，便逕上去問六號房間。侍者領上了樓，喊道：「六號客來！」黃子文進去一看，見金慕墩朝外坐著，兩旁有三個客人。

金慕墩看見了黃子文，趕忙讓坐。茶房泡茶來，侍者又拿過紙片兒來，請他點菜。黃子文寫了一樣牛湯、一樣沙田魚、一樣牛排、一樣雞、一樣加利蛋飯、一樣潑浪布丁。金慕墩問他用什麼酒。黃子文道：「謫脫露斯吧。」放了筆，金慕墩指著首座的那個鬍子，對他說道：「這位錢有紳，是江南什麼學堂的總辦，是位觀察公。」又指二座的一個少年，說道：「這位包占瀛，是什麼大律師那裡的翻譯。」又指三座一個滑頭滑腦的中年人道：「這位是時豪人，是什麼洋行買辦。」黃子文一一招呼過了。少時，侍者端酒端菜忙個不了。黃子文一看，盤子裡只有兩塊挺硬的麵包，便對侍者道：「有康生饅頭沒有？」

侍者答稱沒有。黃子文冷笑了一笑。金慕墩道：「子文兄，這也難怪他們，這個東西除掉你要，別人只怕連名字都叫不出呢！」黃子文聽了，不覺大笑。

少時，外面喊「六號局茶一盅」，早見一個又長又大的信人走將進來，對著錢胡紳笑了一笑，叫聲「錢大人」，在他旁邊坐下。錢鬍子頓時意氣飛揚。那信人和准了琵琶，唱了一支京調。錢鬍子更是得意。時豪人望著錢鬍子說道：「有翁先生，這位貴相好叫哈格芳名？住勒哈場化？」錢鬍子答道：「叫作袁寶珠，住在西蒼芳。」黃子文心裡想道：「這麼大的個兒，什麼袁寶珠，只

怕是元寶豬吧！」當下袁寶珠唱完了小曲，和錢鬍子肉麻了一陣，要錢鬍子翻台過去吃酒。錢鬍子道：「輪船局裡的柳大人和餘大人，約我在三馬路薛飛瓊家裡吃酒，還有要緊事情面談。今天沒有空，明天來吧。」袁寶珠一定不依，時豪人還在旁邊幫著腔。錢鬍子沉吟道：「人太少吃酒似乎寂寞，還是碰和吧。」袁寶珠說：「碰和也好，吃酒也好，隨你錢大人的便。」錢鬍子當下就約時豪人，又約了包占瀛。包占瀛回說：「有事。謝謝。」錢鬍子只好托金慕墩約黃子文。黃子文雖在日本留學多年，嫖賭兩字卻不曾荒疏過，便答應了。

錢鬍子又催侍者快快上菜，包占瀛道：「我還有個局沒有到。」

錢鬍子不好違拗他，便叫侍者快去催催張緩緩的局。良久，良久，張緩緩方才來了，一張刮骨臉，臉上還有幾點碎麻子，坐在那裡不言不語。包占瀛與她嘖嘖的咬耳朵，張緩緩似理不理的。黃子文心下氣悶，便想道：「他們這個樣子，到底還是包占瀛給張緩緩錢呢？還是張緩緩給包占瀛錢呢？」黃子文正在肚裡尋思，張緩緩已條地起身走了，包占瀛便也訕訕的告辭而去。

當下四人用過咖啡茶，魚貫而行，出了一家春，錢鬍子自有馬車，便請三人同坐。時豪人道：「我有包車。」錢鬍子請金慕墩、黃子文二人坐下，風馳電掣，不到片刻到了西蒼芳門口。相讓登樓，看房間內卻冷清清地。錢鬍子當下叫娘姨撮檯子。娘姨答應，拿出一副麻雀牌，派好籌碼，扳了座位。錢鬍子便對那娘姨道：「阿珠，你替我碰兩副，我去去就來。」一面又向眾人告罪，登、登、登下樓而去。阿珠坐了錢鬍子的座位，擲動麻雀牌，四人便鉤心鬥角，碰將起來。黃子文恰恰坐在阿珠對面，一眼望去，見阿珠蛾眉淡掃，丰韻天然，不覺心中一動。阿珠也回眼過來看看黃子文，見他把帽子脫了露出了頭，就像毛頭鷹一般，嘻開了嘴一笑。黃子文以為是有情於他，喜得心花怒髮，意蕊橫飛；只是礙金慕墩和時豪人，不然便要動手動腳起來。

一霎時間，碰了四圈，看看沒有什麼大輸贏，四人立過身來，拈過座頭。這一回黃子文是阿珠的上家，看見阿珠台上碰了三張九索，三張一索，又吃了三、四、五三張索子，輪到黃子文發牌的時候，黃子文故意把一張七索發將出來。阿珠把牌攤下一數：一索碰四和，九索碰四和，七索與二索對倒兩和，加上和底十和，共二十和。一翻四十和，兩翻八十和，三翻一百六十和。剛剛是時豪人的莊，十塊底二四，要輸六塊四角洋錢。時豪人便鼓噪起來，說黃子文不應該發這張七索。黃子文聽他埋怨，不禁發火，便睜圓了眼睛，對著時豪人大喝了一聲。